鹿忠節公年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鹿忠節公年譜

陳鉉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業
書僅有此本

鹿忠節公年譜卷上

門人涿郡陳鉉編

先生諱善繼。字伯順。姓鹿氏。其先小興州人。明初內徙。家於定興之江村。始祖榮。榮五世孫府號龍江。性孝友。慈和樂易。卽有以睚眦及者。弗爲校。封文林郎。襄垣縣和縣。是爲先生曾祖。祖諱久徵。號豫軒。萬曆庚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神廟因軍政考察不當。罪兵部并斥南北臺省數十人。上疏申救。謫山西澤州判官。熹廟御極。追贈光祿寺少卿。父諱正。字以道。號成宇。少爲諸生。倜儻有大節。逆奄時。傾身急左魏諸君子之難。海內所謂鹿太公者也。封太常寺少卿。先生生於積德之後。挺然以乾道任。自強不息。學者咸稱乾嶽先生。

明神宗萬曆三年。乙亥。十月丁丑。先生生。

是爲十月十三日。太恭人田。年十六而鞠先生於江村。

八年庚辰。先生六歲。

二月。祖侍御豫軒公成進士。

九年辛巳。先生七歲。

是年從祖父受章句。先生生而凝重。少不嬉戲。豫軒公暨成宇公不令就塾師。庭訓焉。

國家圖書館
004752184

十八年庚寅。先生十六歲。

十一月。曾祖龍江公卒。

十九年辛卯。先生十七歲。

是年娶元配贈恭人王氏。容城庠生之楫女。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十九歲。

是年試有司。以第一人籍於黌宮。督學使者周公孔教。雅擅人倫之鑒。咄咄賞異之。

三月十六日。子化麟生。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二十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因場中題未得解。歸而旁搜諸家注義。其有采輯王文成傳習錄中語者。每閱之輒心動。時侍御公方按蘇松。先生啓購焉。侍御公爲之色喜。諭云。看字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意思擴充得去。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眼前功名無論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侍御公寄王文成全書來。先生取傳習錄寢食其中。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而一切著落。皆身實踐之。以陽明所謂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爲戒。自少至老。在邦在家。只求事事不虧本分。時時不愧本心。故能崛起北方。倡明絕學。卒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爲有明一代眞儒云。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侍御公建言。謫判澤州。以臺檄還里。督教甚嚴。先生擔承更勇。德業舉業。與日俱新矣。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孫啓泰先生總角遊泮。文名蔚起。嘖嘖鄉黨間。先生過容城聞之。遂定交焉。先生性不愛飲。而具飲之致。勸酬歡然。春生滿座。親知迎者恐後。率辭諸富貴。下北城榻以爲常。北城啓泰先生里也。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髫年與同里杜騰江爲文字交。至是社友或相謔。先生正色誡之。騰江愕然。服其力拔流俗。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范一泉先生解組歸里。夙聞其歷政清敏狀。遂奉侍御公命往謁焉。入門見垣不堊。地不甎。臨衢數椽。卽爲客舍。眞趣流行。一切分別拘忌矜飾。都無所用。自是束身奉教。不啻北面事之。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元配贈恭人王氏卒。

八月。應順天鄉試。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娶繼配封恭人王氏。前恭人女娣也。

是科會元許公獬次王公衡。俱海內知名士。先生獨嗜王文。歎以爲從前未有。蓋緱山領解後。復入山讀書者十年。經史子集無所不窺。故其文獨異。先生嘗語人曰。學不透本原而端坊表。與夫文不悉機竅而登甲科者。皆謂之暗合。非不驅駕一時。而反之吾心。求所謂自得者。則未也。

三十年壬寅。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先生文日進。邑孝廉楊太樸嘗謂啓泰先生曰。伯順爲文。五經四書無不聯貫。每至後幅。皆有一段確然不拔之論。若同出一源者何說耶。啓泰先生以語先生。先生曰。得力固在傳習錄爾。蓋先生有本之學。學自不同。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其斯之謂與。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九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歲。

二月。啓泰先生會試不第。先生訪之。援王文成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相勸勉。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啓泰先生居肯軒公憂。築廬墓側。顏曰時思亭。先生時過唁焉。輒徘徊不忍去。因有詩云。橫襟東海揖郎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毀後僅餘眉宇在。愁來且把蓼莪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跨椒山夢驥間。觀此亦可以見啓泰先生品行矣。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三十二歲。

八月領順天鄉薦。出王公以悟之門。先生既登賢書。布衣草屨如常。贄王公惟紅白簡數種。門下常賞盡絕之。嘗謂登進之士貪若固然者。實自妄費始。妄費則負債。負債則必取償於服官時。故痛洗夙弊如此。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會試不第。

八月。祖侍御豫軒公卒。

十二月。葬侍御公於龍江公墓側。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啓泰先生以內艱復廬墓。先生過唁更勤。飯粗糲甘之。曰貧字兒擡舉人。吾最喜貧士況味。至孝廉之貧。尤所謂貧卽是道。吾未嘗此味。恐當境不能自持爾。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過啓泰先生時。思亭者不啻數四。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會試不第。先生語啓泰先生曰。二十年辛苦。未卜稅駕。潦倒名場。頭顱自笑。我輩奈造物何。丈夫

方寸屬我。何事不可爲。我輩倔彊猶昔。卽造物可終奈我何。

是時邑薛孝廉一鶚誣謗之事起。孝廉方秀才時。爲邑令宋繼登館客。令中蜚語。孝廉同士庶爲辯雪。因挂彈章。於是邑紳有不類者。以健訟納孝廉名於訪察。事連邑令。幷及一泉父子。先生曰。是可誣也。孰不可誣。毅然告於新令胡公嘉桂。胡賢令也。持甚力。人謂邑復有天日云。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邑紳之不類者。復簧鼓郡守。事幾變。先生愈益奮發。時啓泰先生館都門。先生飛書招之。共集孝廉諸生三十六人爲告於守。守語稍侵先生。先生憤然曰。論官者何忍以循良被惡名。養士者何忍以衣冠置塗炭。借胥吏以傾士類。借士類以傾縣官。尙有天日乎。某等頗知自愛。從前未嘗來。此後定不來。獨此義憤所激。不容不來爾。侃侃昌言。守爲氣奪。同儕慮激怒。退而戒之。先生曰。彼中情怯爾。畏我輩法語。支吾不暇。何怒爲。乃復告於觀察劉公洪謨。劉公以風節著。與先生意合。事得白。方是時。夏雨如注。河水漲平地深數尺。同事兩生幾溺死。而先生以病困之身。氣愈猛。神愈王。人謂先生三十年金相玉質。不關外事。一旦排難解紛。誼出古人。仁者之勇。固如是乎。

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從弟恆嶽府試遺名。太公以同居猶子。故屬先生開續。先生曰。孝廉請託。習慣成性。生平立志。欲洗此陋。今復蹈之耶。且進取自有義命。倖竇不開。可消子弟妄想。太公頷之。其事事不苟。類如此。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春。會試賜進士出身。觀政兵部。

聞報日。夫馬鼓吹咸謝之。策蹇北上。途中新貴。有呵其不避路者。先生戒家僮勿言。涿守左之。似素通聲氣。遣卒探之而不能得。笞探者。後察知策蹇狀。歎以爲非常人。

先生出徐公光啓之門。其贊徐公也。與贊王公同。後徐公歿。先生爲文以祭之。略云某受師恩。在風塵格套外。追憶及門。羣爲執贄。某具八行。以紅白柬當錦繡緞。人皆目笑。師獨心嘉。每於旅進旅退之餘。容以不衫不履之度。蓋實錄云。

既入都。蕭條高寄。不屑逐新貴風塵。時啓泰先生尙館都門。每過從。一日偕訪周景文順昌。袖出忠愍集以贈。因有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蓋交勉也。後景文死於璫。先生死於城。俱作第一流人。可謂不相負矣。

序周景文制義略云。景文質任自然。了不作回互媕阿態。意其文。必吐露肝胆。而以風骨自勝者。已而以制義示。因歎天下事。患不眞爾。眞則源流較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世既深者。工摸棱之術。藏頭蓋面。塗飾萬端。其本色遂不復可辨。然世不乏冷眼。卽以不可辨辨之。景文居京師。左琴右劍。獨坐蕭然。間與不佞過談。扼腕時事。浩然興歎。其意遠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淚滴千古。都從淡泊甯靜中來。中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然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

置之。何恠焉。不佞椎拙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啓泰。今年通籍。復有景文。一日過不佞。適啓泰在坐。戲謂仕路羊腸。若復能倔彊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眞是眞非。聽之此君。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啓泰曰。此生倔彊猶昔。

九月。假歸過鉉里。鉉祖夢日公既逝。內憂外侮。門祚中衰。先生隱之。而鉉父尙未遊泮。鉉伯金溪公。訪師席於先生。先生曰。宜莫如我。遂以鉉父屬焉。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四十歲。

是年門人始進。先生念國家欲士之因本業以繹經旨。就所發揮孔孟者。驗其淺深而甲乙之。蓋所重在道德。不得不借富貴之權。奔走天下。然則先覺之用。卽寄於斯矣。歸里後。有執贄及門者。輒誨焉。曰取四子書相與討論。舉先聖先賢奧義。無不抉出而示之。人復無不證入而歸之。我謂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故名其所著曰說約。蓋欲人之反之也。先生寓講學於授徒。以行繼往開來之志。是時鉉父趨受業。而杜君異越、張于度、果中、賈正卿、三槐、王太沖燁、輩。接踵來。先生顧而樂之。朝夕提命。亹亹不倦。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教授如故。復著認理提綱以開發之。大抵引人尋孔顏樂處。從乍見孺子一端體認良心云。

秋謁選。授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先生念國家邊餉取足於鹽筴。鹽法壞而邊餉空。司農仰屋。於是

謝交遊絕晏會。日與正郎袁應振講求職掌。袁留意鹽法者久。先生一見傾心。因致書曰。倘借不倦之教。略通世務。爲公家效一臂力焉。生平足矣。斯時也。先生有閩粵鹽法二議。窮原竟委。燎然知受病者何在。療病者何方。而惜乎未竟其用也。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監督馬房先生慨然興釐弊之思。一再呈堂請裁。冒破略云。理財者。卽帑藏充溢。猶惓惓於漏巵之塞。矧太倉懸磬。邊士枵腹。而忍耗財於萬萬無益明明不實之額乎。

八月母田太恭人卒京邸。先生一痛幾絕。勺水不入口。太公數抵喪次。勉以大禮。始有起色。而終身病原遂肇於此。每曰當時不早提禮字作主。遂爲年年抱病之人。以當萱堂變者。貽椿庭憂也。席塊三年。不飲酒。不茹葷。此自讀禮之常。不足爲先生紀矣。

時賈正卿以母喪廬墓同門生將往慰。先生代爲言曰。正卿廬墓。聞者異之。然正卿質朴近魯。博綜未遑。蓋模心非模古也。不學不慮。孟氏刻畫此良心。甯直達之天下。實達之萬世。此往古來今所不能異同之脈。而情矛智刃所不盡剗除之根。毅然前往。直致其知。若正卿者。勇過孟賁遠矣。

九月十三日。長孫盡心生。

十二月。葬田太恭人。遠近於是乎觀禮。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四方來學者益衆。先生性嚴毅。是非好惡。未嘗少徇於人。而同心者。則無不飲以和。迎以善。春風之座。噓入肺腑。殆不獨發彼羣蒙也。

答王公命新問學云。老公祖過聽何人。而以學下詢不孝。病中偶於問業童子。有所講說。大要帖括之習。何知有所謂學。仰承明諭。誼切請教。不避潦草。以論語首章呈。蓋係初時答問。其語稍詳也。然則先生之學。盡在說約可知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鉉父入學。先生繹入學之義以相勉。略云。操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曾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強顏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著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憑何發抒。而可舍學談業耶。范彭聞余談學。卽信眞舉業不在學外。探經考傳。務求實底。舉危微消息。欺慊關鍵。悉就吾身日用間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問切思近。領略甚速。薛文清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

先生內弟太沖。亦以是時入學。先生拈做人二字示之曰。做人二字。余所奉教於君子者也。每對二三子提爲譚柄。蓋人之一生。遭際層累。階級名色。日遷月易。所做多端。而總之無非此人。有愧不論軒冕。無愧不論韋布。愧非外來。憑人自造。然做別事。猶有待。做人則隨其所在。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而不斷然決機於當下。未有能做者也。卽就太沖遊庠所升之堂。顏以明倫。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

復身際之。則做人於此。舍孝弟何以焉。後宋文在入學。先生復拈做人二字詳言之。謂世俗艷稱做官。而自做秀才始。然秀才以登第爲能做。官以登台鼎爲能做。而卽以登第登台鼎爲不枉做人。誠如是。不第不台鼎。不爲人乎。登第登台鼎。遂爲人乎。俯仰古今。流芳者多。非顯爵遺臭者。偏是要人。做人二字可思已。人之精魄氣力。各寄於所做。不有所期。無以爲做之程。不有所憑。無以爲做之具。不有所感憤激發。無以爲做之機。做人亦有程。希賢希聖希天。非其規模與。且自有具。正心誠意。非其權柄與。更自有機。在於知恥。提此機以震盪於衾影之間。一念有媿。不敢自比於人。由此而登第登台鼎無加也。卽不然無損也。

是時邑有籽粒。事籽粒者十場。地千餘頃。窪鹹不任犂鋤。故永弗稅。點者以獻勳戚璫豎。請於縣官。遂賦之民。爲莊歲所徵不登。則以累其門。且以累其鄉。民鳥獸散。先生力言之當事。求以折徵法寬之。閱二載乃成。爰爲邑令畢公樹碑頌其事。略云。天下萬事。皆從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眞。眞者心之本體。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爲其眞也。眞則熱。熱則遇而卽粘。不能秦越視。眞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減徵之議。誠爲大造。非公當之。得無隔膚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驟。則人易疑。而素所穴以爲利。挾以爲重者。且不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搆其間。吹索揶揄。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涉門面。廢然返矣。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盼盼望之。默默待之。當浮沉難稽。成敗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興且闌。氣且竭。而公神更王。竟以耐之一字奏此奇功。悠久成物。其斯之謂與。羅

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千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佃民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利賴。嘗私度公青天良夜。志之無惡可知也。

先是邑故都御史張公鎬裔孫。未歲而孤。族人取遺產瓜分之。一泉先生念衣冠之胄。銳意扶孤。聞於邑令。胡公事少定。及胡不祿。而吞噬者復起。且有陰樂賢霸地事。樂賢挾其兄思賢力。能役吏。並能役官。先生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僞詳給先生。而府批則盡如其指。先生復書問張。樂賢揶揄使不得達。而遣其客說先生曰。陰所爲不奪投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爲他家事動氣。且貧生不得此。將不愛命。竊爲公惜之。先生笑曰。渠以余爲私耶。今更於某日書投觀察。渠可往奪。籍手以獻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爲他家。據理而行。何爲動氣。客去。樂賢果瞷書投觀察。卽入見。觀察加詰責。樂賢崩角伏辜。袖出退地呈。事遂定。

四十九年己未。先生四十五歲。

六月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署廣東司。而廣東金花銀至。方是時。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報。督部有扣留金花議。先生遂據會典商之同官。楊公嗣昌賈公鴻洙兩公擊節曰。衙門一向措餉。刻薄處斷元氣。瑣屑處傷國體。惟此舉差強人意。然非置一官度外不可。先生曰。舉念時已辦之。先大父家法固在也。奏記大司農李公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竟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借發爲便。查會典載稱金花銀卽國初所

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各宮籽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糈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發庋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練滕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與進與不進。此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論淸議不可。卽主上視吾輩何如。司農如先生議。上怒。奪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先生奮髯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卽堅。未必不可轉也。廷謝日。中官閽扉不聽出。勒問太倉云何。主太倉劉公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先生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先生曰。但執某語回奏。死生惟命。中官歎息而去。詔鐫一級。補外。時七月二十六也。大臣暨臺省力爭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先生遂移疾歸。當決計時。羣掾環泣曰。非專責。何苦認眞。獨煩一推署符爾。後刻先生所著文章十五種。高陽孫文正公題曰認眞草。蓋快此語。足以肖其生平云。被謫日。急宣戶部堂司官。聲如雷動。先生適食於賈公寓。坐客失色。先生食自若。食畢。徐著衣去。賈公後語啓泰先生曰。當此時。食猶能下咽乎。吾於是覘公不動心之學矣。

九月。太公出地。代族人貼軍。同甲李氏。有軍三名。原無本族作貼戶例。當年父老閭里情重。於軍人行李往來。不無供其乏困。後代相沿。遂成故事。顧貧窮者殊苦之。太公割地十七畝。與各軍分種。代合族幫貼費。先生移呈邑令。畢公且勒之石云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先生去國歸里。海內爭以孤鳳似之。而先生教授如曩時。布衣草屨。不敢以諍臣自異也。

時魏公大中。過江村訪先生。會啓泰先生在座。數年聲氣。湊合一堂。雞黍相陪。主賓莫逆。復相與如容城拜楊忠愍祠下。徘徊賦詩。蓋千古圖畫云。

八月。光廟御極。首復先生官。典新餉。先生十一月初三日受事。自遼事起。司農措餉無策。驟加派於民。幾倍於惟正之供。故別爲藏察廉吏主之。遂首以屬先生。時索餉者嗷嗷擁訴。凡外解至。先生卽面同解官兌交。領役爲持平。而不爲出入。吏不得上下其手。顧索者蝟集。而解者不時至。先生太息曰。天下有芻糗不前。使封疆臣以軍約口馬裁腹而得成功者哉。外解出於催科。民窮必不能時應。於是拜疏請帑。略曰。兵與餉原非二局。月糧行糧。折色本色。同條共貫。總爲遼事。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卽欲強先一日不能。遼餉之索急如星火。卽欲姑待明日不可。則所以操贏餘爲外解之接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應無窮者。非帑金百萬。曷克有濟。臣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詘。不得不出於此。時十一月二十日也。疏入不報。未幾經略袁公應振奏戰馬三日無糧。先生補牘復請。略曰。

臣自蒙恩復職。仰見皇上厲精批答。無留中之疏。一旦留中。自臣疏始。豈以臣疏爲無當乎。年來邊事規模未定。經臣建此大策。期以兵馬錢糧。正月齊足。今十二月十二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時。卽皇上今日以見在帑金。沛發百萬。付臣庫中。刻發委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懼後時。而守無一錢之空庫。待不可定之外解。豈不悞師期撓勝算哉。臣竊計自今至歲除。凡十八日。一時一刻。皆明歲布置軍機精神結聚之會。倘目前不籌。轉盼而元旦。轉盼而元宵。正龍飛介貺虎拜揚休之日。臣安敢大聲疾呼。以瀆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悞今歲之十二月。幷悞來歲之正月。此臣惴惴焉。瀝血補牘以申前請也。復不報。藉有協力者。僅得帑金五十萬餉遼。先生被髮纓冠之救如此。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春。先生以焦勞煩鬱致疾。調理兩閱月。始拊童背以行。一日楊公嗣昌飛字報先生曰。河南新餉四十萬至矣。可健兩足。先生初以爲謔。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覺其足之健也。洵以國事繫憂樂者歟。時遼陽陷。以才望改兵部職方管題覆。先生入署。與同舍郎葉公震生、耿公如杞。誓竭忠無貳。念大法不申。爲大司馬崔公景榮草疏曰。今事勢何等緊急。天語何等嚴切。而各鎭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一塊土也。非決於行法。萬無可望。法不自臣始。萬不能行。乞將臣速正典刑。某斬某逮某戴罪。以彰朝廷之法。言官忌之。游士任疏。論司官不應擬請罪之稿。先生與葉耿二公同具揭明始末。而馬逢皐復以小臣略無忌憚劾之。先生偕葉耿二公辯曰。職等痛祖宗土宇。半陷氈裘。遠近官軍。盡嘗鋒刃。入署以來、

當食廢箸中夜涕流。因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卽一著可救全局之差。官無崇卑。但竭股肱。卽小臣可分大臣之任。然職固小臣。而以御史指爲小臣。職實不服。職固不敢以戒愼恐懼自信。而以揭應臺臣。爲略無忌憚。職尤不服。國家倚重臺省。原非他司敢望。然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氣焰。槩被臺省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嘗見部曹居半。士各有志。不可輕相量也。卽日拜疏出署。詔趣還部。當是時。邊事孔棘。羽書旁午。議者人置其喙。先生削牘立應。復請錄故將戚繼光後以作士氣而固人心。又疏恤死事諸臣。略云。廣甯失守。將吏相率奔逃。回首河西。幾無一人義士。獨副將羅一貴守西平。以藥盡自刎。監軍道高邦佐至松山。誼不入關。竟投環而死。慷慨從容。兩稱足色。國家褒忠大典。不以優是人而誰爲優。祭贈謚廕。自有應得之例。而臣於邦佐遺書。以未封其親爲憾。不覺淚盈睫。刃刺心也。夫循資歷俸以徼恩命。碌碌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殞命疆埸之吏。不得霑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而情之當共體者。則從優贈廕外。俱當就所贈之官。封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孝原是一理。因其忠以遂其孝。復藉遂忠臣之孝者。以勸爲子之臣。所係非泛泛也。不直此也。邦佐爲臣死忠。高勇又爲僕死義。一時西逃將吏。敢當監軍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優恤以示風勸。會王大司馬象乾行邊。請用廢弁張思忠等。先生與耿公如杞持之。不肯覆。司馬疏爭之。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先生上書首輔葉福清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之隳軍。實債而帥由於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爲之求帥於職方。職方徇諸貴人之請。由於自愛其官。而甘爲之效慇懃。職方而不可爲。則邊事終不可爲。然職妄意此時職方之

或可爲也。蓋遼東已喪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卽有善鑽刺之武弁。慣請託之貴人。亦必爲自己性命。權讓職方之秉公。而詎意其不然。職方受命之初。對天誓神。淚流滿面。欲拚命拚官。盡杜請託之路。庶幾鼓舞豪傑之精神。爲國家復疆土而雪詬辱。數月來正路已通。旁路已塞。而旁路之岐極多。勢極悍。機極險。挑撥搖撼。無處不到。嚇職方以罰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方以殺身之禍。而猶不動。技窮屢變。此督撫之咨所由來也。斟酌可否。自是部覆之體。乃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求勝。至有司官豈得違阻之旨。夫行邊與在部無異。而爭執與違阻不同。使本兵猶然在部。其於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爲迕。何獨行邊而反重之罪耶。言莫予違。可以喪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以總督遂不容部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違阻耶。在不違阻耶。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薪水之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不去職方不止。然職方去而鑽刺者便。請託者便。卽於職方亦何所不便。特此職方去而後來者戒爲覆轍。恐國家受其不便爾。故率天下之人而再入舊套。永無不債之帥者。實自司官豈得違阻之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職嘗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敝。其端有二。一曰賣法。一曰賣官。而總之成其賣國。國既賣之日。其家安厝哉。伏祈閣下破難破之面情。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山之意。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爲一司官明職掌也。福清不堪其言。先生謁之曰。老師七年相業。海內傾心。奈何至今日爲行邊司馬地。而不爲二祖十宗社稷地乎。福清意解。事覓格。方是

時。先生聲噪甚。請書草者屢滿戶外。先生曰。國事至此。甯直非臣子愛官時。亦豈臣子愛名時耶。誓不以示人。

八月子化麟舉順天鄉試第一。時先生大母在堂。薦紳爲文以賀。名曰龍飛紀盛。內一段述先生薪水時不給。大母脫簪珥佐費。都門傳爲佳話云。

時衆正登朝。高公攀龍鄒公元標諸君子。採有才望廷臣。退食之餘。相聚講學。意重先生。顧講坐中戒不言朝政。先生曰。在朝言朝。當此多事之日。身居大臣而不言朝政。不知何以謂之學也。高公總憲時。疏薦先生剛毅清約。實心任事。請以職方兼御史。督輦下保甲。教民忠義。有旨允行。卒不果。

二年壬戌。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侍御公得贈光祿寺少卿。

爲范公景文序竅議。略云。按其已成之緒。追想當日慘淡經營。窮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調劑。不知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頑如石。直如矢。處處認眞。人以爲大家事者。偏見爲自己事。先生爲范公傳神乎。抑自道也。

初河西陷沒。高陽孫文正公以閣臣理司馬事。毅然違衆論。請置逃臣於辟。先生舉手加額曰。東事不足平矣。六月。高陽公閱榆關。先生奉旨從。謂今日關事主意。要步步向外生。打起精神。細尋著數。使三軍之士。畏法而不畏敵。而其大端在舉逃官逃將挑換之耳目一新。旌旗一變。事無不可爲也。七月高

陽公復命，遂以之入告云。

是時先生得馬世龍於偏裨中而奇之。高陽公遂薦於朝。授馬松喜太四路總兵官。其後恢復之功，世龍與有力焉。

八月，高陽公自請督師榆關。先生復奉旨參幕事。會銓司缺。羣欲挽先生。先生曰。師相舍黃閣而馳丹徼。某苦幕府而甘銓司。豈人之不相及。遂若是乎。既抵山海。猶有及之者。先生報書曰。某孤蹤僻韻。夢魂不到清通之座。且隨師相赴關。師相一日在師中。其卽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寸。而悃款一念。主憂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間。爲共憂共患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未出門時已稟念告天。歸心一路。斷不至此作回頭想。使其至此作回頭想。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又有爲先生危者。先生報書曰。以師相急於爲社稷圖安。遂不避危險。然亦必安其身而後可以安社稷。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險者比。而從行之幕僚。安可知已。高陽公亦語先生曰。太宰以銓郎待君。予雖欲奪賢。獨不憂太公七箸乎。先生對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爲。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囑某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飯。公以常人目某。顧忍以常人目家君耶。高陽公改容謝之。

初高陽公至關上。僅得甲士三千。立騎兵營。其經營慘淡之苦。惟先生同之。厥後恢復遼疆四百里。凡五城七十二堡。所與密畫者。先生一人而已。高陽公嘗曰。伯順在坐。使人非幾盡杜。儼若嚴師助我神明者。不止謀謨也。其知先生者深哉。

三年癸亥。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從高陽公閱甯遠。

九月。復抵甯遠。高陽公率文武吏登城四望。時覺華島將金冠艤舟以待。高陽公週迴島上。相度形勢。自望海至首山。由首山東去。歷雙樹連山。至葫蘆套。對套爲罩笠山。陟絕頂。循邊堡迤西。倚鞍山。附灰山。而蠟子山而歸。駐前屯。遂定修築甯遠之計

先生以君父之急。從樞輔於行間。嘗曰。吾人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際。及讀岳石梁所貽詩。至榆關未許泥丸塞之句。按劍太息曰。此方是今日爲臣子正經案宗。其所自矢者。以復遼爲職掌。所倡率者。以復遼爲指歸。一切餽遺請託。皆痛絕之。其示諸將也。有曰。居恆聞將官除送禮。別無本領。不謂時至一牆隔敵。本領如故。以本司硜硜之守。猶有投禮單者。本領可知已。且其假邊情以藏禮單。即白晝以成暮夜。自待非人。復以非人待本司。欲即題參。恐爲已甚。碎其單而標出其使。白其事而姑隱其名。願諸將盡洗肺腸。別學本領。要知今日除斬獲別無官階。要信本司據送禮即爲罪案。敬先文告。莫謂貌言。如負婆心。休嗔辣手。其答諸總戎曰。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當大家相信。以成關門絕餽送之名。豈不提掇清明整肅之精神以寒敵膽哉。與康博士曰。幕中司官送人到關城將吏處。是自作囑託之俑。而其人借薦主之勢。橫騖於各衙門。衆避投鼠之忌。莫可誰何。此人情事理之必然者。僕方切齒恨之。而敢蹈之乎。與高游擊曰。凡用將之

事。撫道鎮司之。而總承於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門下試思使幕僚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由某幕官。尙成事體否。

是時王總督象乾引蒙古七十人入水關。先生以書與其幕僚葉問義曰。此番又引蒙古入水關。春初曾如此。猶曰偶然爾。今則爲常矣。此何事而可常。關人大恐。夫撫敵而必引入內地。其害甚於不撫。不撫爲仇。猶隔籬籬。引入遂窺室家。岌岌乎殆哉。嘗聞邊人言。從前撫敵。大臣不與見。委其事於邊堡裨將。盛張威儀。引至堂下講折。斷不輕添一物。卽彼苦求。亦諭以事統於尊。下不敢許。彼以大臣爲天上人。不可得見。裨將因得示不可測之勢。而若陰若陽。使俛首以就縻縻。迄至大臣自與講。而底蘊路矣。其要挾無不可遂。邊將束手。邊事再不可爲矣。惟大臣必自與講。已不敢遠出。遂不得不引之深入。其窺偵我者。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做工夫耶。問義爲先生莫逆交。故寓書如此。凡高陽公所不可告人之苦心。與所不必口出之苦語。先生舉代爲言之。

是冬。上念東方寒。賜督師輔臣以下貂皮及白金文虬。人爲先生榮。先生獨嗛嗛於無以報稱也。

十月十三日。負劍跨馬。從登十三山。憑弔醫巫閭。高陽公賦詩壯之。先生怡然曰。庶其酬生而懸弧之志。

四年甲子。先生五十歲。

正月三日。同高陽公詣甯遠。中朝駭甚。政府樞曹。至以書傳上意留行。先生寓書中朝曰。撫軍張鳳翼。

敵未至而潛送家人民謂大吏已有棄人心洶洶思潰故以早春出駐甯遠料理屯田人始安堵如故且日扶老攜幼就田關外大陵河之戰斬獲無算士求敵以戰敵逡巡以退日闢圍百里過師於枕席之間書入而中朝之疑釋

五月先生同杜武庫應芳以選軍仗入京師而器甲在內庫者中人司之類皆拗不可馴先生刓方爲圓無不應之如響距江村僅二百里事竣即還未遑省視人比之過門不入之義云

時有問邊事者先生答之曰今望邊人者切而不得謂之知邊人憂邊事者深而不得謂之知邊事凡軍中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即參佐日承謦欬猶有不能盡知者而欲向行路人問消息從千里外揣是非乎昔韓范經略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輒言邊事爲請此苦心之言也

九月陞本部員外郎

十二月十二車營成隨高陽公入奏方略抵通州時逆璫新用事或有言將清君側者璫恚懼矯旨促歸鎮於是高陽公所憂不僅在遼而先生所憂亦不僅在遼矣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一歲

自高陽公通州請覲後觸璫忌媚璫者遂議減兵省餉以陰撓之先生移書兵垣曰年來搖亂邊事者騰虛冒之謗以行減兵之說噫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二三年前事歷歷可想今受其成而迷其故曰云減兵所當減者何兵累歲之蒐羅奚足供一日之清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爾事到無及而減

兵者之肉猶足食否。遼之必宜恢復。非直原有之封疆不可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當簡汰。而出於今。則慎重非爲進取。簡汰非爲振刷。總以巧行其阻恢復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隳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既廢。前日之禍復作。遼廣潰時。都門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暗刺明譏。此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榆關之本色盡掩。此可爲流涕者也。故恢復爲必然之策。而其要在省議論。議論不省。事權不一。慮宋之禍。復中於今也。

二月十五日。祖母王孺人卒。先生聞訃晚。且不及會葬。與邑令王中訒書有云。某羈紲行間。不遑問家。并不遑顧其所自生。未得聞先大母之病而祇聞訃。且以遺囑故而不得以時聞。從軍蕩子。君親兩悞。尚可視息天地間哉。惟是惠徼先侍御之靈。而屈台旌。價重敝廬。光生荒隴。則愚父子有厚幸爾。

是時中外之欲逐高陽公者。不遺餘力。値舟師違期。實邊人嗾之。而朝士遂因以下石焉。先生答張孟均曰。十年之別。忽接手教。中外矛盾。漸不可長。一語已透情事。師相不得行其志年餘矣。又不得去。政苦維谷。乃以哨將被陷故。成其去。弟相率歸田。感年兄愛我教我。今幸不辱命。所可恨者。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錦片山河。甘送敵人。此忠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也。既又與趙明吾曰。師相自不趨朝。

不佞亦必不回部。點檢書劍。相率歸田爾。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回首。本期從麾下渡河而東。遂痛飲黃龍之願。事乃至此。今雖同師相歸田。夢魂猶日繞黑水白山。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所手額而祝者。代師相之人。果肯不改師相之臣與師相之政。使河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歸猶未歸也。

四月。先生同杜武庫以積病沈綿。具呈閣部乞代題。略云。曩當敵氛甚惡之日。食焉不敢避難。遑自揣其無才。今值兵政簡汰之時。引分當自議裁。況復重以有病。無事而食之名。任留遠塞。一息尚存之骨。求歸舊山。

十月。閣部代題。奉旨該部知道。

十一月。吏部題覆回部供職。先生具呈乞題。略云。馳驅四載。病因積勞而成。氣血兩傷。又因久躭而劇。堂劄趣赴部。先生具呈再乞代題。略云。職稟素弱。職性好強。苟可支持。恥言疾病。而勞從此積。病從此深。及病劇而就醫。已勢重而難返。如不得就醫家山。一意調理。則玉門枉稱生入耳。

六年丙寅。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十八日。堂劄再趣赴部。

三月二十一日。堂劄復以先生陞武選司郎中。趣兼程赴新任。先生具呈三乞代題。略云。四年戎馬。原非避難之人。百病侵尋。豈作無情之語。藥裹日以棲身。何堪問職掌。蹣跚不能出戶。何以趨朝參。事至

今日職不去此官則有係之心情祇以益病卽台臺俯寬之時日徒以重某罪而無益於殘喘之萬一也。

先生抵里門後教授生徒如待放時而門人日益進。

先是乙丑秋左魏罹璫禍魏忠節子學淨介周忠介書至江村時先生在遼太公爲之下榻啓泰先生亦來會謀兩公下獄事冀所以緩須臾者後學淨欲入京偵父啓泰先生兄啓運變姓名與俱探知坐左公贓二萬魏公贓五千太公冒炎蒸策蹇數百里內醵金於好義者莫不響應而兩公已斃杖下至是周公又被逮周公鄉人朱完天爲護行先馳至江村適先生方辭武選里居向爲左魏謀者無可中卽一意醵金爲完贓計周公貧同左魏而緹騎至吳門民大鬨殺一校更不可計生先生與啓泰先生爲措三百金而范吏部景文時謝政先生乃貽書商之令朱生持往簡末云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范公遂捐二百金及賚至周公亦斃杖下嗚呼逆璫之勢炙手薰天邏卒遍天下而江村距都門二百里爾人爲先生父子危而先生父子不之危而亦卒不危豈非天哉。

七年丁卯先生五十三歲。

三月答王公永吉有云杜生昆季併辱國士之知居恆摩厲櫂玷門牆區區病未卽死強顏其間時出冷語聳之蓋先生桃李諸杜爲良而君異尤以文行著。

答畢公自肅有云病廢之人百念俱銷自謂淸江一曲隔斷紅塵而應門剝啄云從塞外來則不覺動

舊遊之感。手捧八行。面談千里。尤觸故人之懷。關外城堡堅完。自足憑恃。爲守爲屯。漸推漸廣。今幸大君子在行間。必與當事者算定前後著。以貽社稷之安也。

八月。思廟御極。誅逆璫。起陞先生尙寶寺卿。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與耿公如杞書云。大名自經聖問。而人心之夜氣乍回。國家之元氣復甦。此見聖主轉旋乾坤手段。蓋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脈難言。而重積陰蔽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爲宣提。何以挽陽和於一線乎。然宣提之權賴聖主。鼓鬯之用賴廷臣。而順風之呼。則不屬悠悠泛泛者。而專有所屬。當是時。惟自保其不隨人之節。事勢所底。乃全操其勝。非角一人之勝也。爲國家元氣所賴。而完聖主問揖客姓名一段心也。

與王公翼聖書云。李道長有疏參滿桂、馬世龍。旨下部而馬有勘處二字。夫當壬戌春夏何等風鶴。孫公拔馬帥於稠人中。授以重任。經營關外。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內。不以敵遺君父憂。有人心者所共知也。卽不敍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李疏語意。從喻安性、劉永基來。蓋喻堅持關外不可做之說以撓恢復。而劉其所暱也。因以難馬帥者難孫公。從前蹤跡。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卽其疏薦喻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難馬帥。仍在孫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無固志。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身塞敵騎之衝。宗社獲安。率士受賜。及事略定。而各恣事外之口。爲宵人快報復

之私。一倡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負戟長歎也。然所望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寃。責後效。全在中樞之主持。曩趙率教被督師重劾。竟賴部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台臺必有善爲之解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爾。

是冬赴尙寶任。奉檄逾年。而戀戀家山。依太公膝下。庶幾難進易退之風與。

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

奉委督放白糧。見各倉圮壞。而麻連之賞爲無當也。有汰麻連議。略云。倉中實有必需之費。不及今借箸。終無從出之原額外。原有不必市之恩。不自己任怨。終無停止之日。又圮倉中有所謂張北倉者。內散堆土米八百三十五石。先生同署官窮日之力。盤入空倉。有處土米議。略云。盤過土米。雖有變賣之議。而估計無期。恐仍停閣。今皆嫌賤售不肯擔。終必併賤價不可得。冒嫌冒險以出求佐公家之用者。不可仍舊放下。終歸無用也。由是二萬七千八百二十條之麻連。准價銀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向濫於各役者。與夫八百三十五石之土米幾化爲泥沙者。皆出而待正項支銷矣。先生物望赫然。猶僕僕於吏事如此。所謂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得去者非耶。

序同難錄略云。今上御極。手殲大憝。九鼎晏然。因追贈慘死諸臣。已復槩照贈銜。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也。諸孤遂各述其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難錄。徵弁言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有。

聖天子恩命煌煌。令人曉然於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既以慰死。兼以勸生。嗟嗟。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既備受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邱壠無光。而後爲盡己忠。而後爲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祇爲蠹粉慮髮。寂寞祖父之具已爾。夫忠義固在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所守。況生死乎。所以噓之使動。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因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養之者之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晦。縉紳喪節。亙古所無。至欽定逆案。凜然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卽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淆如此。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利耶。余按是錄。讌諸孤而與謀。皇上既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報皇上。今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卽所以報君恩於萬一也。請左魏諸公子有云。青旗取義。尙云酒不雷同。白首論心。自謂交非汎濫。問是何人之子弟。竊比授餐。思尋先輩之風流。敢爲折簡。朋從類聚。座擬合圍。

冬兵闌入。逼都城。掠畿以南。先生昌言於朝。非急召高陽出馬世龍於獄。無可辦敵者。於是有城守議略云。京兵素未見敵。立營城外。恐以遺敵。根本重地。先以守爲主。而例兵城上。每垜用幾人。當計也。大小砲火藥鉛子。用幾何。當計也。敵臨城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令。當計也。施放之法。若何措置。乃可傷彼而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不饑。何以不疲勞而樂爲用。當計也。火器何以更番。何以不忙於裝放。藥線何以善藏。當計也。此在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城中何以彈壓。使安

靜而不亂。皆當計也。馬作何喂養。兵作何挑選。如何屯扎以銷內變。如何摩厲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嚴禁訛言。專聽號令。喧譁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人力齊。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號令更必出於一。多指亂視。軍所大忌。貴近耳目之臣。各懷忠義。祇可協助力量。不可分撓事權。守禦之事。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尋在行人做之。聽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創新題者。皆當報罷。而後事可爲也。

己巳之變。出石亨楊洪於獄。總京兵。庚戌之變。宥邊將徐仁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今無罪之馬世龍。不可倣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士大夫信而和之。上乃召還高陽世龍。脫桎梏。秉將篆。卒復四城。先生功第一。

三年庚午。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素有積痰。至是春而劇。因時當戒嚴。恥言請告。迄夏初不愈。具疏乞歸調理。略云。當戒嚴之時。無病而謬言病。謂之避難。固非忠臣之所以事君。嫌避難之迹。有病而不言病。謂之貪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奉旨鹿善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請。著卽出供職。不准辭。迨秋深未痊。乃再疏乞休。略云。卽聖明不欲廢臣。冀收溲渤之用。而臣衞生無術。自成廢人。且苦久病。不能任官。復念曠官。還能增病。辭甚懇切。允之。

九月。先生歸里。於是有臨河而歎。退修六經之志。因自號曰江村漁隱。

答姚公希孟書云。有客叩柴門。其貌淳古。似全未雕琢者。詢知爲朱完天之子。相視愴然。爲設雞黍。逡

巡出手書并佳刻。生氣掩映。草廬改色。至完天以一青衿。隨忠介俎豆孔廟。人固在自立哉。大札所指。動關軍國。林居人不敢知。亦不敢問。蹣跚之影。時復自笑。卽借庇或有痊時。九死餘生。得還子舍。斷無再許馳驅之理。縱有問及者。希爲解之。太平公等在。容病夫稱鹿門隱。其位置大矣。

四年辛未。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病漸瘳。教授如再歸時。門人大進。先生誨人不倦。自登仕版後。在朝在野。此心未嘗一日忘。至是絕意仕進。因纂尋樂大旨一書以授學者。略云。周茂叔語兩程尋孔顏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爲聖賢何益。而其樂處。豈沒主意的放曠。原有入手著腳的生活。這箇生活。有端倪無文字。端倪無可名。強名之曰性。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喜怒哀樂爲發竅。而操功於愼獨。此外無道。此外無教。性無可名。強名之曰仁。仁一體萬物而以孝弟爲先。仁義禮智樂。其實總在孝弟。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孔子自謂好學。學之時義大矣哉。而學未易言也。學無著落。必墮玄虛。學無把柄。必墮支離。嘗爲之言曰。著落在萬物。把柄在一心。識得把柄。才好下手。大丈夫舉頭天外。此心此理皆同。爲聖爲賢在我。至誠自能盡性。其次儘可致曲。每歎眞性苦被作害。看看殆盡可泣也。尤可懼也。心旣放。怎得不求。所以有學有問。徧天下學問。只是謀求富貴。不謀求良心。眞性不得出頭。世道喪矣。苦海無邊。回頭宜早。認得我時。不必尋孔顏樂處。願學孔子的。已先尋著樂處。然不憤不樂。不樂不休。切勿以虛見承當。娓娓數千言。舉聖賢全體大用。和盤托出矣。

與諸生談業詩云。吾徒功力近何如。爭肯泥筌便當魚。搖筆已欣燈取影。會心還望水成渠。試從慧眼窮諸相。總是浮雲過太虛。不借輪扁明點破。誰知枉讀聖人書。談經閒咏云。種種顛毛擁絳紗。風生麈尾大非誇。傳經自信經無字。授筆人稱筆有花。從古原推豪傑士。只今誰是大方家。天空倚杖看雲漢。言念窮源欲借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鹿忠節公年譜卷下

五年壬申。先生五十八歲。

是年啓泰先生命其子立雅偕伯叔昆弟來從先生學。正月二十五日。高陽公七十初度。先生爲文以祝之。略云壽躋古稀。鄉人士共修華祝。以某從遊久。推令執爵。不能辭。手滌三爵。先舉一以進曰。五福先壽。而壽隨人爲量。古稱壽國。又稱壽民。壬戌春。毳帳抵關。非先生督師。誰折八里鋪築城之議。而以車營十二。恢遼土四百里者。已已之變。驟起先生於家。東便門之出。慷慨一時。涕泣千古。試思驚疑之遼帥。豈容易來。盤踞之敵人。豈容易去。先生功在社稷。卽國家所以待功臣者不敢知。而二祖列宗實式臨之。國祚民生。藉衍無窮。敢以爲先生壽。再舉以進曰。爲國爲民。儒者素志。而功德與壽享參焉。先生身爲元老。未得一日安於綸扉。專從秦月漢關。分社稷之憂。其身係安危。無異汾陽晉公。然窮奢極欲。不以貶郭。涼臺燠館。亦以娛裴。先生軍中六載。餐沙宿草。寒士所不能堪。而有劍倚天。有囊貯月。師儉數椽。遂題相府。諺云。減祿增壽。此語似俚。實諳物理。敢以爲先生壽。三舉以進曰。此增彼減。乘除之數。先生豈受範圍。而無所以自主者。尼父論壽本之於靜。先生自遼見懷。有千古傳心半夜挑燈之句。蓋自寫靜境也。此境實萬境皆空。人見先生鼎沸雲擾之際。聞命就道。而神不驚。蕭蕭書劍。穿鳴笳牧馬以出。而色不變。任人位置。受人揶揄。而志不隳。抗天下之議。決大計而意不疑。功聽人分。罪聽人卸。

以身殉國。不見知而不悔。夫驚也。變也。隱也。疑且悔也。皆不靜之本色。所變現。而陰陽之患易乘以爲崇者也。先生超然自勝。悠然自得。原是嘗蘖等於噉蔗。何害氣之能侵。卽治軍勞苦。而形勞神不傷。神勞心不傷。故丹經萬卷。括於仁者靜之一言。而百二山河手玉鐔。非先生之蒲團耶。

是時爲一泉先生作墓志銘。略云嘗按先覺之說。而推其義。覺者。沉迷昏憒之餘。冷然忽有所覺也。覺不過得其所自有。當其未覺。冥然若無。幷以同冥者爲覺。惟冥而忽覺。乃知同覺者之皆冥。而登高引臂。爲順風之呼。一泉范先生。所稱北地之先覺。與余每入座。相與飯脫粟於茆屋下。聖經當酒。賢傳當餚。當世之要務當絲竹。丙夜塵尾猶揚也。范陽人士薰其德者。無少長翕然而相親。灑然皆知有所謂恥。靑衿以疎本業交非類爲恥。孝廉以躭聲色嗜請託爲恥。仕宦以媚上得官剝下得錢爲恥。皆先生覺之。學者覺也。孔門論學。極重改過。覺而不改。終無覺期。不自覺。未有能覺人者。先生早年豪宕。不無出入。將刺許。語餞者曰。今日以後。當另做人。餞者意或點綴節目。作彈冠振衣之狀。而竟斬鋼截鐵。徹底淸也。偉哉。象山先生曰。他人學問。只是泥裏洗土塊。今須江漢以濯之。先生有焉。

十二月十九日。曾孫游生。蓋一堂而五世矣。

六年癸酉。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黃適甫集樂。自江右來從先生學。

作范撫軍卻敵記。略云己巳冬。敵破馬蘭。陷遵化。擁兵而南。遂屠良固。復進逼涿。遊騎至定興北五里。

是時下詔徵兵。人心皇皇。屬目先至者以爲命。張鴻功兵由易渡涞。甲仗雄整。未幾潰且掠。張國泰兵祖村。遇敵哨。夜退至北河。居民驚散。而范公之兵至。公時撫豫。聞變卽趨。在詔旨前。紀律肅然。無敢強取人一物。人指爲有莘之師。至定興。士民具牛酒迎。謂若懼敵乎。咸曰公撫我厚。我輩未食公。不先啜一茶。誓殺敵以報。有旨援兵先至者守涿。公抵涿時。漏下一鼓。數里外敵騎充斥。乃大發兵北向。比曉。敵舍良鄉。遁。旋聞敗滿帥兵。盤踞土城關。公曰。吾以國難。不待詔入援。因敵南下。乃令守涿遏之。今復逼都。入衛天子。吾初心也。夜渡蘆溝。接戰。斬十六級。生擒二人。獲牛馬無算。而土城關大營遂東去。余是時病臥京邸。聞難民自營中出者。言彼諜倉皇。謂范都堂領十萬毛兵至矣。人皆長鎗。多大銃。敵相顧咋舌。蓋以先聲奪敵氣云。公發保定時。余子化麟迎謁於遂城與計軍事。公一意直前。雖傾囊贍軍虞不繼。家大人謀於鄉人士。各出粟以佐之。其名與數。具公疏中。公之功在社稷。如以區區定邑頌公。適狹公。然賴社稷之安以爲安。定與天下所同也。而就定言定。則賴公以存。定所獨也。彼時社稷無恙。而良固已焚。定之不爲良固續者。伊誰之力與。

五月。刻輔仁社草。先生序之。略云爲制舉義者。各言所欲言。獨念所操以爲題者。何人之言乎。則制舉義代聖賢言者也。夫代君父言者。卽假便宜。猶以矯制請罪。代聖賢言。而公然誣之。得無不可。夫代聖賢言。原代其意以言。得其意。政欲不泥其言。夫子曰。辭達而已矣。達意之外無辭也。然夫子往矣。安從問其意。天下有面問而未必得者。夫人之意也。當面背面人心山川。天下有不問而自得者。聖人之意。

千載上。千載下。心同理同也。自問其意。遂得聖賢意。因以代聖賢言。一語隔膚。吾自不快。原具之本體。見在之工夫。恢彌廣。按彌深。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特自問未易言爾。間啓其端。誰竟其說。隱隱掣之。悠悠銷之。泰宇塵封。霜毫氣索矣。願與吾黨。服膺爲仁由己之旨。以發筆墨之靈。其序二集。略云。仁人心也。文者。心之記籍。不按記籍。無以覈實在。而此之爲實在。非比他物之有方體。此之爲記籍。非比他文之有定在。有方體。有定在。可以一時了當。可以獨力擔承。無方體。無定在之理。而足已自封。離羣索居。不當而迷。則中道廢爾。故輔仁必以友。而會友必以文。日與同志拈聖賢之言。各自體認。互相發明。如居肆之工。不見異物而遷焉。退而仰臥。念此日之非虛過。妻子可對。魂夢亦清。不亦仁在其中乎。卽不敢謂千古文人。卽仁人。求仁人於文人。固其大凡也。序三集。略云。富貴二字。入人膏肓。而愛護遮留。不肯反勘。舉聖賢喫緊爲人至意。於身無毫髮相干。其屈首受書。都從古戰場生活起見。腐毫穿硯。寂寞元亭。一朝得意。往往奉承軀殼結局。文中之仁安在哉。白鹿洞講喻義喻利。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晦翁服其切中學者隱微之病。刻諸石勉同志。反身而深察之。夫曩之講義猶在也。吾黨之志曾辨不。吾黨之身曾反不。試反身而辨志。其一向所喻者是義不。而所假之品是君子不。則按吾之文而仁在不。嗚呼。先生反覆叮嚀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與陳中園書云。敝邑事。借鼎周旋。危者可安。死者可生。固莫大功德矣。然思前慮後。復求所以消患於未萌。而無窮之功德更大。當今之時。貴衙門爲聖天子倚重。其權尊矣。然所以成其尊者。有道焉。祖宗

設官分職。其尊卑雖相承。而職掌原不相掣。蓋地有遠近。耳目難周。故各地方事。須各地方人纔知虛實。各地方人。須各地方官纔好着落。從來在京各大衙門。遇事干有司。人在州縣者。俱行文飭查。所以防奸而剔弊也。最不宜徑提下邊人上京。與徑差上邊人下鄉。上京者身無主矣。下鄉者目無天矣。敝邑只爲堅欲提人上京一節。遂劾縣令。又爲徑直差人下鄉一節。遂誣愚民爲兇黨。并劾縣令。拒捕之名一坐。兵洗之訛遂生。向非賴善提手。攀指愈多。驚逃者敢返哉。縣令今閉閣。各鄉如沸。動稱錦衣拏人。欲與支吾。又恐名爲拒捕。及束手就縛。乃刀刺火燎。如大牛村之大盜刦財。可愕也。更可懼也。試爲貴僚友誦之。亦必有心驚淚下者。吾輩同是一塊土上人。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修橋議云。定興巨馬爲襟。易水爲帶。兩橋并宜速成。南橋視西橋更急。地當孔道故也。近年法制屢更。徒委命於管工之手。爲民病者。不止一涉。而涉之病自若。其病總在用少科多。成遲壞早。夫孔道亟需橋梁。而非重大難辦之工。隱微難知之數也。長當若何。闊當若何。所用條梢幾何。人夫幾何。量工命日又幾何。豈不燦於指掌。而橋工一起。擾遍各村。處處科派。處處賣放。日日叫囂。日日遷延。一橋爲鼎。而萬家之膏血聚。而成烹。民滋病矣。然且窄且薄。冬已深而始成者。往往春未至而遽毀。人皆歸咎於水手。而不盡然也。別有爲之虎者。而水手其倀也。襄陵李公在任時。兩橋之費。取足於河淤錢糧。橋梢橋樁。俱不以煩里。下水未寒。橋已成。水將漲。橋始撤。所撤梢樁。堆兩岸高埠以待再用。民有願領者。乾梢一斤。償濕梢二斤。然不以強也。萊陽宋公因之。西華胡公嚴爲督。橋益堅完。民知有橋之利。而不有橋

之害者。幾二十年。淄川畢公以板易梢。作房貯板。所積條梢盡廢。洎畢公去。板亦歸烏有。房且隨之。夫用板費多而難保。不如用梢爲便。用梢莫若遵襄陵之法。

九月十九日。雨後題菊云。觀全節於晚。藏奇正在常。五行金貴秀。萬彙菊清香。蓮後存周愛。梅前引孟忙。逢秋週甲子。遇酒更重陽。猶喜催花雨。不愁凋葉霜。愧余非靖節。滿把意何長。爲社友杜騰江六十一歲稱壽也。

七年甲戌。先生六十歲。

是年先生門人大進。充塞寺宇不能容。鉉同兄銳奉父命受業焉。躬逢其盛。先生談經。悉歸自己身上。論文悉入作者意中。鉉日聞所未聞。始知聖經賢傳。皆我註腳也。

三月。高陽公刻前後督師紀略。先生爲之序。前序略云。少師愷陽先生。以閣臣掌樞。既而閱關。復自督師。前人大壞之局。以身承其後。一接手而天下事實不可知。然使上下中外憫其危而偕爲助。卽不助而任其自爲之。猶爲危中之安也。而三年情事爲何如。蓋振武潰。甯前焚。天下倚命於一牆。惟關之不保是懼。先生無一念不在守關。卽無一事不在復遼。而滿目荒涼。無可因之緒。再造爲難。且人心寒於累敗之餘。感發未易。先生作用。若遠若近。若晦若明。大約不出實實算竟局之着數。虛虛提全鎭之精神二語。朝士恐其以復遼之故。至於不能保關。而孱胆之邊人遂爲之應。揶揄日至。復有點者騰虛冒之謗。以淸餉寓銷兵。又屬有逆節。交搆宮府。不無心忌先生。通州請覲。疑爲晉陽之甲。嚴旨夜出。去不

旋踵。是時先生之危滋甚。而邊事不可爲矣。承望之白簡。日以關門爲題。舉先生所招集簡練修築屯防。如繡之金湯。如雲之師旅。而議汰議撤。復因接難民之役。暗諭水師違期而明以哨將之陷逐先生。先生去而敵入。犯甯遠挫之以守。再犯挫之以戰。山海宴然在重關之內。先生之以復遼爲守關。乃暴功實於天下。而非先生之身履極危。烏能有此。雖然。使身之危。祇在圖安社稷之時。至社稷安而身與俱安。則危猶未危也。惟安社稷之功既暴於天下。而人心之山川。愈出愈奇。以寸雲蔽日。雖水清石見。無損於先生。而當紛紜時。岌岌殆哉。從來重任者重禍之會。大功者大罪之鄰。學事君者欲得其詳。先觀其略。後序略云。愷陽先生初督師。抗天下之議。以復遼爲守關。再造河西四百里。霧列雲屯。十二車營。聲靈薄三垒。竟以通州請覲。中逆璫之忌。逐先生而易置其軍。至東兵相繼入犯。先生所置戰守具。連挫之於甯錦。山海不驚。社稷無恙。人始恍然知守關莫善於復遼。然所稱善者。謂敵從外犯。可恃遼爲屏蔽。豈意變出意外。敵從內犯。竟恃遼爲驅除。己巳之變。敵薄京城。列柵不攻。意在坐困。復乘遼帥之驚逸。冀入彀中。跨遼陷永。屈指透關。先生遲一日至關。關且無一人。卽有關而敵擣懷中。向所設以外禦者。皆失其據。卽可據而非背。擁四百里爲根腳。併力西向。能以單薄一牆禦之乎。故國事至遼帥驚逸。已不可言。先生據便宜行事之旨。檄馬帥追及於南水關外。宣布朝廷威德。遂定入衛之期。而非前督師時。抗天下之議。以復遼人。恩威操縱。有以大畏梟雄之心。又烏能於其驚逸走險之時。使就我乞生。乃爲我效死乎。說者謂朝廷起先生太急。至不容具辭。事變迫先生更急。至不及瞬目。

先生應急若暇比前督師着更奇。烏知無一不從前着中來也。先生原以邊患起。既騰露布。隨乞骸骨。不許。而強益以撫。一柄兩擔之苦。於前督師備嘗之。而所置撫。以有所受意。明與先生衡。先生以牘以疏。請避柄於撫。復不省。至有大凌之事。夫柄一。則辦遵永而有餘。二則辦大凌而不足。此千古得失之鑑也。然社稷安危係遵永。不係大凌。先生分遵永之功於人。而專大凌之責於己。返其初服。自勞自慰。蓋人臣事君。辦百事不如辦一大事。非係安危。不足當大事。得於此處竭股肱之力。成敗利鈍。俱可不論。先生前後俱以督師行邊。又俱在社稷安危之日。雖人心如面。受盡揶揄。而竟徼社稷之福。轉危爲安於咄嗟指顧間。先生樂哉。

啓泰先生刻孝友堂家乘。先生爲之序。略云。余之交啓泰深矣。家乘六種中。皆有余筆。蓋嘗統觀之而識。人自有父母生時。肫然一念。是人自具之太始。不必從黃虞問古道也。因識天下人同有父母生時肫然一念。是天下人同具之太始。不必按墳典想古風也。以同此心之人。每歎人心之不可知。以爲古道之不可見。於今日試反之吾心。可知否。吾自具之太始。曾見否。以按家乘。孝友自是至德。而啓泰之孝以廉見難。啓泰之廉以貧見難。仲尼之賢顏回。謂人不堪其憂。此至聖勘人實境。孝廉於世法。儘可不貧。而啓泰之貧。又以可不貧見難。辦得此難。無所不易。黃侍御鶴嶺力薦於朝。請行辟召。固謂孝友之卽爲政也。而孝友堂豈以窮達加損哉。余只取當人心如面時。猶有此地此人現父母生時之一念。因使凡生於父母者。各以其生時一念相往來。則太古未嘗一日不在目前爾。

是秋高陽公題先生認眞草略云。伯順翛然清遠。衷貯峩眉姑射。至其駕馭長材。堅挺大節。招不來。麾不去。眞有古大臣之風。當其矯發金花也。署掾環請曰。非專責。何苦認眞。獨煩一推署符爾。余快此語。掾摹天下諉諈不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眞草。夫眞起於別贋。而認眞又起於贋之笑眞。卽如今天下談兵媒進者贋爾。乃若屣銓司馳塞上對強敵者。三年習十萬兵。携六七大將。行十城。百萬中同二三友人。恢四百里封疆。使敵耳帖。徙幕同進者。旋據大位。而身不拾一級。恬如也。將無眞乎。其護死忠諸君子。他人危之。伯順不危。而亦卒不危。卽金花逢上怒。大司農手戰落出恚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與人胆乎。余每題伯順眞才眞品。伯順亦稱肝胆患不眞。故其衆推獨任。衆趨獨辭。惟是眞肝胆。而所至析利弊極精。酌古今極細。其夜思而旦營之。坐畫而立斷之。行所見極。決其與正人合。如金如石。極堅且久。口不騁黃馬。劇談卽千里。赫蹏率眞。手奏其所許與錄列若所扶孤減賦。洎司農司樞司奉常光祿中所執奏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眞眡其身。爲公家有而不敢私。蓋伯順集不問菀枯。途不辭險易。力不程輕重。任不顜利害。以眞心用豪傑之才。氣沉而神潛。安得有私。方今日月中天。黎邱不幻。而或不識吾眞。余得持認眞草比折夔之愛乎。

九月。刊認眞草十五種旣成。一金花始末。一馬房本末。一籽粒本末。一扶孤始末。一篋餘。一農曹草。一粵東鹽法。一福建鹽法。一讀禮草。一待放草。一典餉草。一樞曹草。一榆關草。一再歸草。一奉常草。不以文類分。而以時地分。此時之遭際。此地之經營。無不列於指掌。善觀者當自得之。又有無欲齋詩及麈

談二種。

答馬滄淵書云。貴鄉事誰爲之。誰壞之。壞至於不可言。而驟以屬門下。不亦難乎。門下咄嗟指顧間。振積衰之士氣。挫長勝之狂鋒。古人所稱立變旌旗之色者。未必過此。王撫軍稱門下以恢復遼薊之功保護桑梓。不佞讀之。爲門下快心。人臣事主。有此褒稱。不枉生天地間也。既慶朝家有福。得此長城。而推孫相國以人事君者。復波及於不佞區區。何敢貪天功耶。

先是乙卯冬。周忠介自福川以詩扇貽先生。其詩云。一別都門歲歲更。天南天北不勝情。秦關戎馬聞時急。閩海風濤見欲驚。意氣獨留三尺劍。夢魂常到百樓城。浮名顯晦非吾事。何日重申松栢盟。相思懷抱向誰開。目斷衡陽鴈不來。三十功名淹海國。百年心事弔荒臺。壯懷已覺愁中盡。薄鬢偏從病裏催。世路行藏須努力。月明北望轉徘徊。已而失去。其家稿又自焚於被難時。先生每言之。不勝千秋之感。至是從馬公潔腹笥中得之。先生喜而有詩云。忠介遺詩何處尋。每於憑弔費沉吟。誰令亂後文無害。偶借閒中客有心。延水不殊重合劍。廣陵猶是未亡琴。騷壇漫自傳詩話。此夜新添擲地金。同人和之。因題曰尋聲譜。

十月十三日。爲先生六十初度。門人張于度輩。謁高陽公求文以祝之。高陽公因歷述先生父子祖孫懿行而括之曰。舉家貪於爲善。先生在關時。將佐有以餽遺嘗者。痛絕之至。形諸榜示。或輦而致之家。太公復峻拒。後解元之關門省視。未抵關。而迎候者接踵。又悉卻之。於是翕然共頌濟美。爲當世所無。

蓋一節而全體具。故云。其所爲文。大抵發明耳順之義。謂耳順根於知天命。眞意淋漓。可稱傳神寫照。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先生之高陽祝少師。愷陽先生有詩云。閒闊龍門已數春。相逢猶是舊精神。閒情隱約安危意。和氣氤氳社稷身。鐘鼎功成心獨苦。乾坤眼到品誰眞。壽觴此日推先舉。還待當年入幕賓。

是夏刊說約。先生自引其端。略云。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爲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爲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不借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卽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卽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

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資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目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又有詩以紀之云。說約何來苦欲鐫。約從說覓已紛然。支離更烈秦人火。奇僻尤深楊子玄。飲水憑誰知冷煖。傳燈枉自論機緣。澄心默傚延平坐。體認原於未發前。然則先生之行在認眞草。而先生之學在說約。行與學。果可岐視之也耶。

邑人公舉名宦鄉賢者四。侍御公與焉。先生致書邑令鍾曉開云。憶草堂藉寵時。因詢及北祠堂祭章。遂陳敝邑之闕典。有眞名宦一。眞鄉賢三。而俱未入祀。隨致道待人行之意。荷蒙當下首肯。今果然矣。先大父旣膺禀廟追旌。范馬兩公所治之地。俱入名宦。胡芳宇父母專祠致祭。已踰二十年。理無疑於從祀。曩惟不及時舉行。日積久。人積多。懸久定之論。晦斯文之色。而待今茲之發明於一旦。劃然天開也。道待人行。信哉。

序張公鳳翔石蘗集略云。江村漁隱得石蘗集。反覆讀之。喟然歎斯文之有在也。孔子去文王遠矣。而曰文不在茲乎。茲指吾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之心。至今在。而斯文於今不知其何在。有所以奪之使不在也。蓋心而在焉。隨其所居之位。或上或下。所值之世。或治或亂。皆有經常不易之道。因分自盡。所以奪之使不在。而視當盡爲不必盡。且假似盡之迹。以文其不盡者。總不過利害兩端。而死生其

大焉者也。孔子論君子不去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學不透死生關。終不足語在茲之文。然非履死生之際。則其了死生者。不獨人疑。而己亦未信。到得了死生於死生之地。其精神境界。較未履其地之前。必自別。蓋刮磨不盡。本體不瑩。而論刮磨於有氣骨之豪傑。不極之死生之地。終不得盡。孔子論斯文。而獨承文王。文王之易演於羑里。則文王之所以爲文。受羑里之益爲不淺。先生既蒙君恩集家慶矣。其作聖之功。必別有天地。無言自勘。視未演易時淺深爲何如。敢效集中高唱。勉押三章。萬法枉分別。只須一念切。大地耀光明。無非羑里月。無別亦有別。強切更不切。火中不開蓮。水底空撈月。千秋月無別。見有切不切。人是死中生。景非水中月。

先生每至秋冬之際。輒喜夜坐論文。因而論學。嘗曰天與我一點靈根。是人之所以爲人。而卽天之所以爲天也。天之所覆。亦無不覆。地之所載。亦無不載。故曰萬物一體。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一而已矣。此一點靈根。是合下生成。歷刦不化底。雖當剝蝕之後。一提便醒。人能於知痛知癢時識其端倪。便覺魚鳥皆親。當時離地三尺。

又曰學字原有正經註腳。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天下國家爲著落。以誠意爲關柄。誠意只是愼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卽明德也。天地萬物。卽天下國家也。而戒愼恐懼。同此愼獨。孔子之所謂學。卽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動言仁卽性也。卽德也。孟子動言心卽性也。卽德也。說德說性說

天命。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據當下之人心以爲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爲心。而必曰道心。政見人之所以爲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愼獨也。故聞見莫非學而不實。用愼獨之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爲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

又曰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相感應。心當物感時。便起一意以應之。其應之或欺或慊。瞞不過自己。所謂知也。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自其在物上應底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復了本體。謂之正心。故四者。偶舉其一。而一時俱到也。

又曰人自生後。日被憂悔懼三般困倒。落得箇窮也戚戚。達也戚戚。苦海無邊。回首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政是洙泗嫡傳。無欲故靜。是撥開羣陰。扶起孤陽的本領。在世界上討著落。而非逃之虛也。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

又曰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著落。除了戒懼愼獨。何處討復性工夫。四子書中。總發此理。

又曰學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學作甚麼用。學者須要輸心拚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枉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這條脈。

先生嘗自敍其學。謂旣讀傳習錄後。發志願擔起這擔子。力破流俗。一點一畫。絲毫不敢假借。旣見信

於天下。然後漸漸寬綽將來。到如今事到跟前。亦不大費安排了。蓋先生終身學力。在於愼獨。精神無一時不內斂。眼光無一時不內照。其純亦不已與日俱新者乎。

九年丙子。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偕啓泰先生之高陽。祝愷陽。先生有詩云。入座春風娛景明。年年此日祝先生。四邊有使詢安否。九鼎於身繫重輕。且向江湖藏劍影。閒從蘭玉聽書聲。也知綠野膺全福。望治蒼生另有情。

三月。鉉與兄銳應童子試。鉉以一名。兄銳以六名並入學。先生賜聯云。學海津梁推獨步。詞壇鞭弭讓連枝。志喜也。

五月與陳中園書云。夏來與諸友講業槐亭。人謂蕭然塵外。弟曰出塵在心不在境。京塵中自有出塵人。則髯僧是。粵公詠菊見寄。其意深矣。何敢當。不揣以詠梅答之。惟轉致梅花詠云。江南春信至。把玩有餘情。桃李推先輩。竹松讓主盟。素姿偏傲雪。別味更調羹。濟水誰能食。知音想晏嬰。

先生著黃帝鑄鼎說。略云世俗欲寵異聖神。而不以其道談黃帝者。始於禽蚩尤。而終以鑄鼎騎龍之事。夫謂蚩尤能雲霧。帝禽之於涿鹿。事亦神異。而猶在六合以內也。鼎成而龍迎。則六合以外矣。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胡五峯斥爲妖妄。宜矣。然既爲妖妄。則甯直不論。併當不存。何鼎湖弓劍。猶在筆舌也。天地間有事有理。理與事無兩體。而善言理者。託諸象。易之妙旨。全在象。象不奇恠。則義不現。蒙莊內外。槩皆寓言。荒唐恣肆。無非常理。吾不謂黃帝不鑄鼎。吾不謂黃帝不乘龍。特由其象而推其義。則所

謂鼎豈眞首山銅荆山鑄所謂龍豈眞有髯可垂復可拔哉黃帝之世去洪荒未遠既平寇亂始立制度披山通道未嘗甯居此鼎之規模宏遠矣易穴居以宮室易結繩以文字易皮革以章服此鼎之取精何多用物何弘也而和氣氤氳民生樂業鳳巢麟遊孰不仰龍德變化耶故天子之鼎與士庶異士庶之鼎以五金爲質兩其耳三其足火候到成色純鼎成而五味可調天子之鼎以萬物爲質二氣爲耳三才爲足文武爲火候太和爲成色鼎成而萬世永賴居此位自宜鑄此鼎有此鼎不患無此龍鼎而無益於民生贋鼎也龍而無關於主德畫龍也則黃帝之鼎非萬世所共仰攀之龍耶此義不明而鼎成龍至之說遂爲方士所附會令人望綵霞而生結攬鼎湖一區以烏號起波夫使天子之鼎而祇以此見奇白日昇天何益於事此陳希夷之所以對宰執者知宰執可知天子矣故以鼎成龍至爲實事欲寵異神聖而實卑之知其爲寓言則有熊氏之本色與天無極矣要而論之執寓言爲實事三皇五帝之史可存者有幾女媧氏不補天乎天非人可補尤非石可補此何待言而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之義何居則補之爲言即贊化育所不及而石名五色取義於五行甚明也煉石可以補天鑄鼎可以乘龍得其義者自可不疑於其象且謂非是象不足以見是義安得以爲六合外存而不論哉大哉黃帝繼羲農而開堯舜實以六相共鑄此鼎也堯舜親賢爲務固是嫡傳人主之職原在論相世主橫襟談鑄鼎之烈而不得調鼎之人或誤以嘗鼎之人任調鼎之事至折足覆餗猶侈然以攀鱗附翼自命也天下豈患無六相哉在以黃帝之論相者論之爾

又論時人謂之勳格。略云唐改世族志爲姓氏錄。媚武氏也。志成於太宗。升降去取。史稱允當。政爲其貴士流耳。許敬宗改之。而以官品爲次第。至有軍功之士。卒得預士流。意爲媚武氏。而不盡於媚武氏。蓋受意於武氏而爲之者也。武氏卽藉敬宗之力以立。而心知爲士論所不與。又明知士流爲天下之所榮。氏族一志。淸濁迥分。卽中材之人讀之。亦興爲士之想。士也者。行己有恥。希賢希聖之謂也。希賢聖。自不愛富貴。人至於不愛富貴。則朝廷無所施其籠絡。士論日淸。士論之所不容者必危。武氏中夜徬徨。而以爲深讐者。莫若士流。讐之。則思有以除之。而其流隱然係人倫之重。又不可以獨力勝。莫若合天下不士之流以抗之。顯抗於外。勝負之數猶未易分。莫若合淸濁爲一流以溷之。而以富貴提衡於其間。夫無恆產有恆心。非士不能。然挾士之實者不多。而欲獵士之名者不少。其所徘徊於富貴之旁而不敢就者。政爲士流爾。今富貴之外無士。則欲爲士。不得辭富貴。而朝廷之所以提衡者。乃有權矣。故氏族志一改。而天下之耳目改。天下之心志亦改。唐之宗社亦隨以改。武氏他日純以富貴收天下。躁進之士。而復以刀鋸待其敢自外者。天下靡然不復知有羞恥事。舉世無一士。而武氏遂終其身無纖芥之患。其作用之微權。已逗於氏族志之一改。故曰敬宗受意於武氏而爲之者也。改士流者。改唐社之先著也。雖然唐社誠改矣。士流果遂改耶。未也。史臣之言曰。時人謂之勳格。反覆言外之意。似榮似辱。若莊若諧。則士論自在焉。天子之尊。爲其能改物也。而官不官物也。士不士非物也。天子之權。能使貧者立富。賤者立貴。能使俳優拖青紫。能使廝隸爲公卿。能使宦寺踞台鼎。而不能使不士者爲

士何也。他物可改。而士類不可改。此之爲物根於天命。竅於人心。冷然於世。故物情之外。從堯舜賜氏族。向孔孟定品級。而非從朝廷受除目者也。卽明明在上。亦惟藉士論以重除書。非敢謂士以除書重也。誰謂士流可徼天子之命得預哉。紀僧眞請於其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江謝。紀甫登榻。江已移牀。喪氣而退。曉然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此得預不得預之說也。下上十秋。影槎接踵。人主自爲社稷計。卽操改物之權。政欲留此不可改之一流以培元氣。而士流自爲計。尤當堅其不受改之一念以障狂瀾。當僧眞奉命而詣。天子固以試江謝。使江謝有必保其富貴之一念。前席不暇。而移牀哉。僧眞氣喪。而其主亦意阻。至今讀移吾牀遠客一語。壁立千尋。鳳翔萬仞。天下豈少紀僧眞之徒哉。唯患士大夫非江謝爾。不江不謝。則許敬宗而已矣。

六月。鉉兄弟方畢入學事。負笈往。日廁講堂。聞所未聞。至七月上旬。國人不戒。兵闌入。十一日。鉉父召鉉兄弟歸。先生始知有變。憂形於色。旣而邑紳造先生廬。請入城爲守禦計。先生曰。年來中原士大夫。非望風而走。則髡髮以降。某實恥之。於是別太公。卽偕諸紳共車去。未嘗入與家人語。顧邑令病危。百事無備。先生晝夜拮据。倡以勇敢。十九日。鉉謁先生於察院廳事。先生坐少東。二三老吏羅立。先生據籌執筆。俯首揮不輟。諸紳充溢兩傍。博者言博。奕者言奕而已。未有一人伺先生所爲者。嗚呼。旣拉之同舟。而不復與之同心。亦獨何哉。先生部署方定。而兵薄城下矣。時二十二日也。先生曩所討論於遼左者。無不思試之於今。相持至二十七日。敵肉薄環攻。城陷。先生死之。嗚呼。先生之學。於斯益見矣。居

恆嘗語啓泰先生曰。我輩學問。須打破生死關頭。纔能無入不自得。則先生之談笑入城。城陷而死。殆其日用常行乎。人或有疑先生可以無死者。夫先生非守土之官。固無死法。而先生當城亡之會。亦無生法。何也。城既破矣。除匿窘井外。則跪而乞。髡而降耳。先生平生做人。一點一畫。未有絲毫假借。顧當顛沛。而不於是偷生苟免。以與庸衆者伍。何以爲先生。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嘗於序石蘂而言之矣。所可悲者。向也樽俎之間。制敵國之命有餘。今則畢智竭力。守一邑而不足。豈時勢之不同耶。然則果誰壞我長城而貽之戚耶。是時啓泰先生在容城。解元奉太公住依焉。鋐舉家附之。八月一日。黎明。容城被攻甚急。晡時傳定興失守。其夜解元縋城奔視。鋐兄銳隨之。比至。從一泉先生子懷洙得先生遇害狀。遣使馳報太公。太公聞而義之。援筆爲諭曰。爾父求仁得仁。死亦何恨。爾不必作兒女子態也。太公其明於大義者哉。

九月二十一日。禮科王公正志。疏其忠義以聞。奉旨該撫按查議具奏。

十月。長孫盡心。舉順天鄉試。人謂蓋有天道焉。

十一月三日。解元奉先生喪歸諸江村里第。高陽公撫棺長慟。祭以文。復哭以詩六十四首。其文略云。

嗚呼。公死矣。公不任兵而死兵矣。公不任城而死城矣。死何獨公也。嗚呼。師武臣不戰當死。大吏擁兵不戰當死。大司馬奉上命不戰當死。而公獨死。州邑陷。有望而去不死。髡而逋不死。髡而降不死。泥首乞憐不死。而公獨死。公何獨死也。嗚呼。人心之離合。關天下之安危。試簡一城之中。士大夫幾人。生幾

人死幾人生何以生死何以死以生死之寡多驗離合之大數即綢繆亦可寒心況倉襄曾不滿志嗚呼公安得不獨死死安得不獨公也嗚呼稚圭之膽運豪傑之才武鄉之心竭股肱之力何渠不可用世而以公獨死乎以死獨公乎予方擬公以其生起天下之死而公先以一死回天下之生予既爲公之死而悲天下甯無爲天下之不死而悲公嗚呼公眞死矣痛哉予爲天下哭公而甯哭吾私痛哉其詩序略云予既知伯順在城而聞城陷曰噫伯順死矣噫天乎死伯順矣世人利害之屬有窮通得喪有毀譽成虧至死生而極予向固知伯順之一窮通齊得喪忘毀譽渾成虧也今乃親覩其不二死生矣悲夫全師議成重兵不戰乃起患何人當患何人居平不以人料備而亂成乃畀之其人倉卒以責其成而又百掣其肘纖兒旁睨不樂其成而幸其死伯順其一也迺隨筆爲章有哭伯順詩同心之言字字淚下

十二月二日刑部郎胡公向化復疏其忠義以聞奉旨撫按查明速奏該部知道

是月十二日葬先生於侍御公墓側四方會葬者幾千人及門士泰山梁木之感扶柩而哭皆失聲遠近來觀者莫不交涕營葬畢解元匍匐詣京師至丁丑二月十五日上疏請卹略云臣父起家進士簽仕農曹矯發金花被謫光廟賜環復入樞部天啓間贊輔臣幕畫於山海忤逆璫歸荷蒙皇上龍飛起陞尙寶司卿尋陞太常寺少卿臣父方圖報稱旋以病請回籍村居去城三十里親奉課子不入城市忽圍人不戒邊幕指畿南臣父念邑當涿南保北當如睢陽之障江淮且年來多故忠義風微逋免髡

降人心盡死非不知孤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忍桑梓迫存亡之會朝廷無仗義之臣臣父入邑時禍既剝膚人咸驚骨土堞初完隍池正涸烏合未練枵腹不果兼以邑令嬰疾而機事奏成於令幕軍法不振於鄉紳口威不威口惠不惠亦既鞠躬終遭掣肘此時臣父孤憤難伸惟誓此身與城存亡而已二十二日衆已魂搖敵且肉薄或數十騎狙伺或數百騎猛發或連日六七攻或連攻六七次所幸衆礮齊發六贏同遯無何二十七日乘破遂之餘合屯涿之衆勢如風摧箭如雨注臣父親守南門鼓厲各面自辰至未敵矢幾絕忽有從東北隅上者一隅驚潰大勢不支臣父端坐南門敵至提刀索衣臣父嚙指大罵敵怒狠砍三刀臣父罵不絕聲復射一箭死臣父四載榆關敵所素懾一聞其名即併力合攻勢在必下臣父以未練之卒不料之備獨堅必死之心衆厲無生之氣捧一塊以塞驚波借杯水而撲狂焰以投閒之吏爲朝廷以抱病之身爲鄉里力竭城摧人亡家破臣父以散地空拳抗兩城合力之鋒而以忠死義與關臣王肇坤之乘驄擁豸力屈死官其忠則同而臣父更苦假令城盡臣父之熱腸一隅可保假令人盡臣父之忠膽九塞可甯是臣父爲一城死義爲小爲天下大義死忠爲大也旨下所司議解元遂以鬱瘁卒於臘後人稱其孝而恤典之隆則未及目睹傷哉十一月撫按勘明奏聞大約據本縣申文以請奉旨該部覆議具奏其申文云卑縣訪之士民具稱邊警初聞在城鄉紳爲守城計有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學希賢聖心起經綸昔從樞輔榆關四載恢復五城七十二堡借籌居多則兵事其所素諳於是衆議請入城中共圖守禦本官慨然命駕即於七月十三日入城急爲

部署。括城內民夫。分汛守堞。不足。則兼以鄉民之近城者。提忠義二字。鼓厲人心。每夜親巡周堞。撫循慰犒。然無米之炊。巧婦所難。況鄉紳手無事權。易生掣肘乎。規模方定。而敵至矣。二十二日薄城下。急發火炮擊之。暫卻去。自是或數十騎。或數百騎。日來攻擾。城上奮力射打。敵救死扶傷。且有棄去馱載者。二十七日乘破安肅之勢。更合數千騎。擁雲梯十餘架。四面環攻。亂箭射城。攢如蝟毛。本官守南門。鼓厲各面之守者。摩厲以須。礮矢齊發。殺傷甚多。自辰至未。敵矢幾盡。不意有從東北隅上者。一隅驚潰。大事遂不可爲。滿城屠戮。慘不可言。兵至本官前。索所衣。本官端坐叱罵。砍三刀。復射一箭。遂遇害。看得本官品高追古。才裕救時。甯淡褆躬。無妄言。更無妄動。眞實任事。不愛錢。並不愛官。自郎署以陟清卿。歷任皆盡其職掌。本道學而兼經濟。當代槩推其品流。請遂初服。日依子舍。共愜英才之樂育。何期烽火之驚傳。糾衆同仇。秉心自靖。眠食俱廢。空勞借箸之籌。兵餉兩窮。誰憐無米之爨。孤城坐困。援旅不前。至於灑泣登陴。誓甘效死。厲聲罵敵。義不偸生。氣淩白刃。卽親在而不難於許身。節凜秋霜。雖城亡而無慚於報國。國家凡遇殉難諸臣。其贈蔭祭葬。俱有成例。本官生爲道學主盟。死爲封疆立節。與在城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應得卹典。在廟堂自有公論。非卑縣所敢擅擬者也。至戊寅二月。樞臣楊公嗣昌覆奏曰。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養痾泉林。甘貧樂道。菽水事親以承歡。敝袍聚徒而講學。若將終身焉。一旦聞敵訌畿輔。使其子化麟奉其父山中避難。而躬馳入定興縣。率衆爲守禦計。蓋不獨城存與存。效斯民勿去之義。而且欲人戰家守。折強敵南下之謀。其素所蓄積然也。奈值縣令頹靡。衆

心離潰。其事與願違。止於慷慨罵敵。手持衣帶而死焉。殆若有不瞑目者。雖然自野之邑。表殉國之專。留子侍親。慰忘身之恨。善繼之所以死。蓋不啻其難其愼。而亦幾於仁至義盡矣。撫按勘明請卹。臣尤悉其生平。似當於照例贈蔭之外。仍特建祠賜謚。以勸忠貞以風頑懦者也。奉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謚。未幾。禮部署部事左侍郎顧公錫疇復疏請曰。查大明會典條例內一欵。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恩典。取自上裁。看得贈大理寺卿鹿善繼卹典一節。爲照本官夙負淸望。其爲鄉評士林所推譽。非一日矣。邊警突至。遂毅然以登陴倡率自任。共矢效死勿去之誼。卻衣罵敵。正色受刃。視古書紳成仁者。何以加焉。方其奉父避難。已逆知其勢難倖全。而率守孤城。捐軀不顧。報主之忠。全親之孝。兩兼得之。誠可維風教而厲臣節者也。奉明旨贈蔭。仍專祠賜謚。榮綸所加。丹魂應感泣重泉矣。按以卹例。合無與祭一壇。造墳安葬。但恩典出自朝廷。恭候命下。欽遵施行。奉旨這鹿善繼准與祭一壇。造墳安葬。嗚呼。卹終之典。有加無已。蓋論行核品。而不特以死事也。雖然鉉猶有憾。憾者何。陽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傳。尼山之奧。因之以窮。尼山之覆。因之以發。傳習錄一書。洩漏天機盡矣。陽明之後。其道在念庵。念庵之後。其道在先生。念庵之於傳習錄也。奔假而手抄之。先生之於傳習錄。索之侍御公按吳時。洞見源本。身體力行。庶幾光大陽明。而不第紹述之已也。假令陽明南面而享天下之崇報如文廟比。則二先生配享如顏曾比。而龍溪緒山諸君子應退處其下爾。蓋其一生學力設施。悉根於天命。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絕無道德事功之分。如

先生借金花、履危關、及前後之隨地盡職、使得展厥底蘊、而天下國家有不均乎、故先生之均天下國家也、人皆信之、先生初以忤旨歸、再以觸逆璫歸、三以疾歸、而絕意仕進、其澹然於爵祿如此、故先生之辭爵祿也、人皆信之、先生居不在城市、身不關職守、而登陴倡義、蹈刃死忠、故先生之蹈白刃也、人皆信之、雖然、信其均、信其辭、信其蹈者迹也、而抑知咸有不睹不聞者以主於其中、然則皆先生之尋常、皆先生之日用、中庸不可能、而惟先生能之也、先生之文、發自性靈、而其詩深得三百篇之旨、常恐世以文人詩人目之、自國家以辭章取士、舉世皆謂舍此別無功名富貴之階、故文人詩人四字、世不輕以許人、而人得之、輒以爲沒世之榮、抑知富貴功名外、更有所謂道德者乎、故平生無書不讀、而更深心於語錄、嘗欲纂諸儒論著、彙爲一書而未竟也、所已抄者、陽明二册、象山一册、念庵二册、蓋先生所北面者、陽明也、所比肩者、象山念庵也、故選三先生書最先、而抄亦最先、其餘濂溪明道而下、皆有選、但未及抄而散佚爾、然則先生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其用力得力、不可槩見乎、先生之誘我及門士者、亦惟向此一路開發、嘗談及箇中、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所謂語上也、此段工夫、不受人知、蓋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人自不及知、亦不能知也、雖動靜語默、未嘗不與人同、而天君泰然、不爲物役者、又孰從而見之乎、善乎啓泰先生之言曰、公當大事不亂、卽臨小事亦未嘗不全力注之、公待小人最嚴、卽於君子亦未嘗以名義寬之、如周公順昌、魏公大中、左公光斗、潘公宗顏、范公景文、楊公嗣昌、王公命新、張公鳳翔、姚公希孟、耿公如杞、茅公元儀諸君子、皆

先生莫逆交。然卒未聞一事相比。蓋先生之於友。計道味不計世法。計公誼不計私情。皎然挺然。不隨人俯仰。而先生之於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義理不論事權。淵然毅然。不因人作輟。則君異所稱守先儒矩矱之常。而不中事理之障。具烈士偉傑之槩。而不留憤激之腸者。庶幾窺其堂奧矣。先生在朝言朝。在鄉言鄉。各有以自見。身之所值。而位育隨之。然先生之位育從中和來。先生之中和從愼獨來。夫愼獨之功。鉉於說約見之矣。說約一書。句句探先聖之心法。句句鍼後學之頂門。非其有之。烏能言之親切而有味乎。嗚呼。世之談學者。往往是古非今。托諸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遂目理學爲迂闊無當之人。至陽明與我先生儒烈不虛若此。而人始曉然於德性之用。其用無窮也。異日者。崇先生以俎豆。并列說約於學宮。則有主持道統之君子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王雲五主編

編初成集書叢

鹿忠節公年譜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　陳鉉祥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004752184

2. 968
37
5

錄